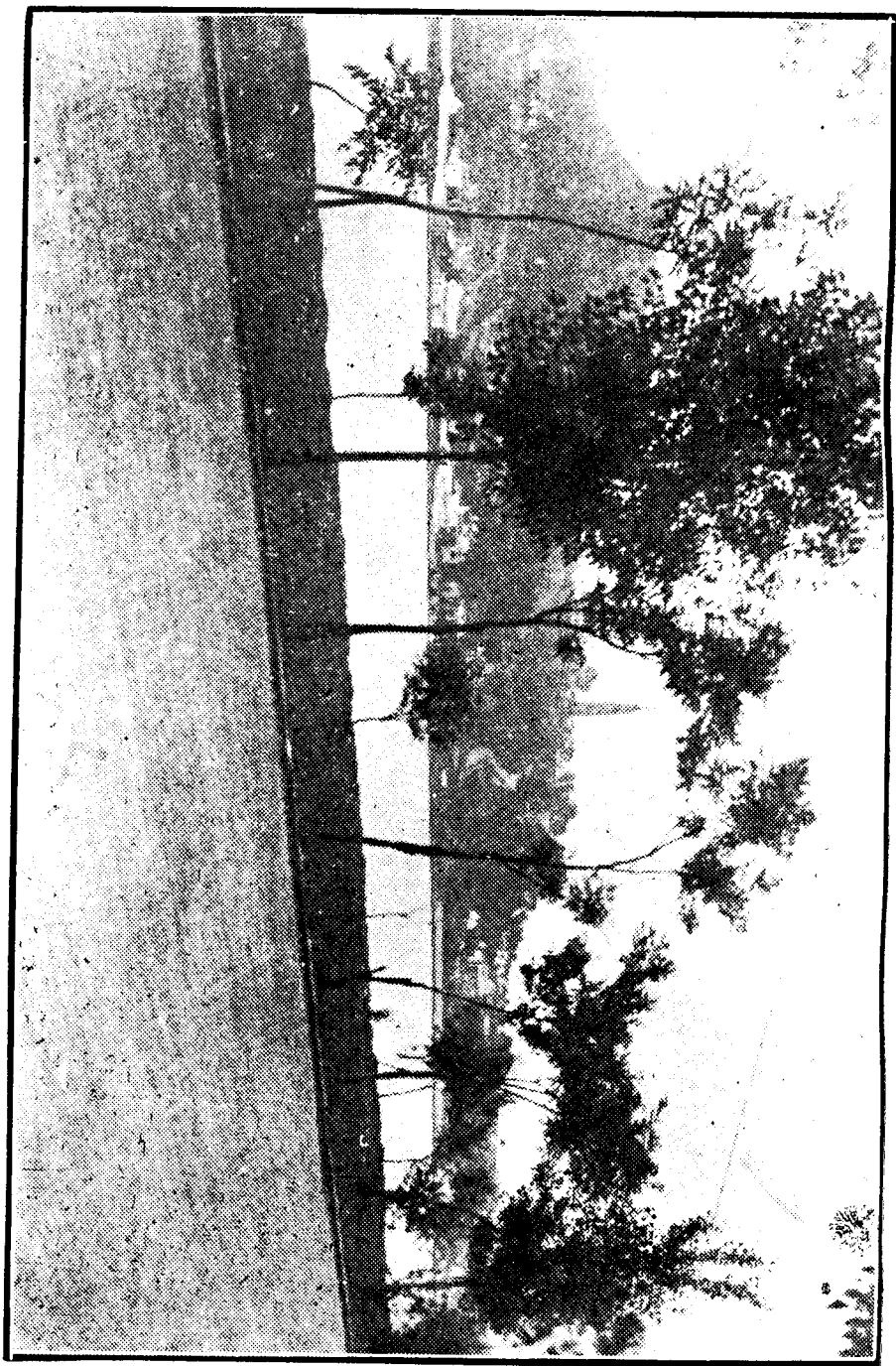


南遊記

南遊記



西 湖 一 覽





南遊記新序

南遊記，是清初孫嘉淦所作的長篇遊記。他的足跡徧於東南各省，而文字又做得很好，很可以當文學作品看。

孫嘉淦的生平，見於清朝先正事略，這裏不多述；這裏單說一說遊記在文學作品中的地位。



本來遊記是屬於地理誌的書，不能算是文學。然在中國的古文學作品中，有許多遊記，確是做得很精美，描寫山水風景寫得很好，又不得不算是文學作品中的「附庸」。

描寫風景的文字，始於水經注。不過水經注的文字還沒有獨立成篇，也不稱爲遊記。自從柳子厚由水經注擴充發展，而作了許多遊記，於是遊記一體，乃成立了，而



子厚也就以善作遊記著名千古。

這篇南遊記，當然是柳子厚遊記的苗裔，不過他的篇幅比柳子厚的小記要長得多，所以在遊記中也確是一篇名著。

今人多知道徐霞客的遊記是一部名著，却不知道這篇南遊記也有相當的價值。如論考證山川道里，南遊記當然比不上徐霞客遊記；若就文字而論，却比徐霞客遊



南遊記新序

四

記更好。

南遊記向無單行刊本，只見於虞初新志。今這本書是根據光緒時景山書屋的刊本，是孫嘉淦的外曾孫據稿本刊的，可算是惟一的單行本。中間或有和虞初新志異同的地方，當依此本爲正。

胡樸安識
胡寄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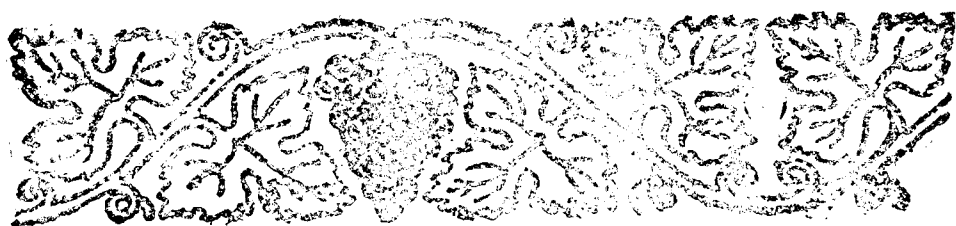
南游記

游亦多術矣。昔禹乘四載，刊山通道，以治水；孔子，孟子周流列國，以行其道；太史公覽四海名山大川，以奇其文；他如好大之君，東封西狩，以蕩心；山人羽客，窮幽極遠，以行怪；士人京宦之貧而無事者，投刺四方，以射財；此游之大較也。余皆無當焉。蓋余之少也，澹於名利，而中無所



得，不能自適，每寄情於山水；既登第，授館職，匏繫都門，非所好也。己亥之夏，以母病告假歸省，其秋遂丁母艱，罔極未報，風木餘悲，加以荆妻溘逝，穉子天殘，不能鼓缶，幾致喪明，學不貞遇，爲境所困，欲復寄蹤山水之間，聊以不永懷而不永傷焉。詩云：「駕言出遊，以寫我憂。」此之謂也。

庚子秋，束裝策蹇，東抵晉陽。繫舟石室之山，懸甕難老之泉，柳溪汾普之水，圓通白雲之觀，浮沈其中者累月。



東出故關，道井陘，過真定，歷清苑，觀背水於獲鹿，食麥飯於滹沱，望恆岳於曲陽，訪金臺於易水，仰伊、祁於慶都，思軒轅於涿郡。已而北走軍都，臨居庸，登天壽，東浴湯泉，遂至漁陽，上崆峒，下玉田，涉盧龍，懷孤竹，浮沈其中者又累月。家世塞北，今到遼西，三過風景，約略相同。時值冬暮，層冰峨峨，飛雪千里，叢林如束，陰風怒號，不自知其悲從中來也。



因而決計南行。返都中，治裝，適吾友李子景蓮，不得志於禮闈，遂與之偕。

辛丑二月二十四日出都，此則吾南游之始也。都中攘攘，緇塵如霧；出春明門，覺日白而天青。

過盧溝橋，至琉璃河。盧溝者，桑乾也；琉璃河者，聖水也。南有昭烈故居，又有酈道元宅，注水經之所也。南至白溝。昔宋、遼分界之處。



南至雄縣。有湖，一望烟水瀰漫，極浦桅帆，雲中隱現，亦河北巨觀也。

過任邱。有顓頊氏之故墟。

南至於河間。九河故道，漫滅不辨。滹沱、易、清、衛、漳、潞、衛、高、交、淇、濡，皆經其境以入海。府南日獻縣，昔河間獻王之都。

南出阜城，至景州。景州，古條地，周亞夫封於此。有董



家里，仲舒下帷之所也。

東至德州，入山東境，州城臨運河，船桅如麻。

南至平原，昔博徒賣漿，毛公、薛公，以及東方生、管公，明皆奇士，今得毋有存焉者乎！平原君廟內，有顏魯公碑，惜忽忽過，未見也。

東南至齊河。自涿州背西山而南，七日走九百里，極目平疇，至齊河始見山。齊河水清，抱縣城如碧玉環，石橋



跨之，兩岸桃柳，新綠嫣紅，臨水映發。爲徘徊橋上者移時。
南四十里曰開山。遂入山。途中矯首欲望東嶽，而適
微雨，雲山歷亂，時於雲外見高峯，以爲是矣。曾不數里，又
有高者。午後，見一峯甚高，怪石突起，煙嵐擁護，謂必是矣。
已而川勢東開，山形北轉，遠而望之，更有高者。蓋余從泰
山之北來，午前見背，午後見臂；至泰安州，始當其面，而又
值雲封，故終日望而未之見也。



次早，欲上。土人云：「不可。山頂有娘娘廟，領官票而後得入。票銀人二錢，曰香稅。」夫東嶽自有神，所謂娘娘者，始於何代，功德何等，愚民引夫婦奔走求福，爲民上者，旣不能禁，又因以爲利。不得已，亦領票。得票，欲上。土人又云：「不可。山之高四十里，窮日乃至其巔。茲向午，已遲。且天陰，下晴，上猶陰；下陰，上必雨。雨濕，風冷，請以異日。」

因而觀城中之廟。廟去城之南門二百步許，而以北



城爲後垣。一城之中，廟居大半焉。階墀多古柏，云漢武東封時所植。東墀有碑，其文曰：一磅礴東海之西，中國之東，參穹靈秀，生同天地，形勢巍然。古者帝王登之，觀滄海，察地利，以安民生，祝曰：泰山於敬則致，於禮則宜。自唐加神之封號，歷代相沿，至今。曩者元君失馭，海內鼎沸，生民塗炭；予起布衣，門承天后土之命，百神陰祐，削平暴亂，正位稱職，奉天地，享鬼神，以依時，統一人民，法當式古。今寰宇



既清，特修祀儀，因神有歷代之封號，予起寒微，畏不敢效，蓋神與穹同始，靈鎮一方，其來不知歲月幾何，神之所以靈，人莫能測，其職受命於上天，后土爲人君者，何敢與焉。懼不敢加號，特以東嶽之神名其名，依時祭神，惟神鑒之。

洪武三年六月二十日。可請辭嚴義正矣。

廟中望山頂，如屏風中掛白練，問之人曰：「南天門也。」因與景蓮約，起二更，奮力急趨，雞鳴至其巔，可觀滄



海日出也。如約起，遙見火光明滅，高與星亂；至，則皆貧民男女數千，宿止道旁，然炬以丐錢。教養失而民鮮恥，可慨已！山足日紅門，紅門以後，路皆石階，時聞階旁潺潺有水聲。四更，至迴馬嶺，階級愈峻，如行壁上。雞鳴，至玉皇廟，謂至頂矣，導者笑曰：「甫半耳！」因少憩，黎明，緣澗水，度石橋，見兩峯對立，中有瀑布，時宿雨初晴，朝光澄澈，山嵐護石，松翠浮空，瀑流飛響，清心韻耳。磴道從西峯上，有碑，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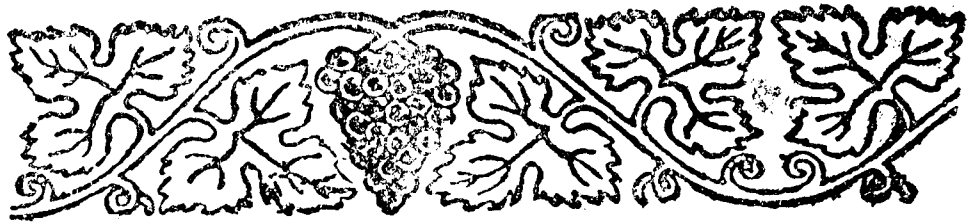
曰：「五大夫松。」碑下仰望，見兩峯之頂，高插煙霄，心中竊擬謂此山巔也；攀登久之，迴首遐眺，見松山頂在我足下；昨所望見諸峯，在松山下；齊魯數千里之山，又在諸峯下；蓋已飄飄凌雲矣。不意峯迴路轉，更見高峯。天門之峯無點土，亦無寸草，石脈長而廉隅四出。駢植疊累，皺若蓮菊。磴道直上千里，乃城中所望，若白練者。蓋吾從碑下望松山，似高於城中望天門；今於此地望天門，實高於碑下。



望松山。道旁石上刻四大字，曰：「仰之彌高。」其信然矣。磴列鐵柱，中貫鐵索，援索而登，抱柱而息，比磴道盡，反無所見。蓋下望天門，乃其絕頂；既至其上，又有高峯擁蔽焉。紆迴攀躋，見所謂娘娘廟者，在秦觀峯下。正殿五間，而三門皆有銅柵，門內金錢，積深二三尺，堂上有三銅碑，明末大璫所鑄。餘無可觀。東廡簷下石柱中斷，余坐其上而休焉，俯視有字，拂拭辨之，則李斯篆也。其文曰：「盛德丞相



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制曰可。筆法高古秀勁，非漢、晉人所能及。廟後石壁，高十餘丈，唐摩崖碑在焉。崖西洞中，有泉甘冽。崖後上里許，登秦觀峯，乃泰山之巔也。舉頭天外，俯視寰中，浩浩茫茫，四無涯際。東見青營，負山阻海。北顧塞垣，橫亙萬里。河、朔諸州，星羅棋布。循太行而西，中州之沃衍，咸陽之阻隘，皆可指數。黃河由華陰走堯，徐灣環



若衣帶。嵩山二室，如兩卷石。淮揚之間，一望平蕪，一登泰山而小天下，果不誣也。峯巔有殿，庭中石崛起，意古者金泥玉檢之文，皆封於此。門前石表，始皇所建，高二丈餘而無字。日觀在東，月觀在酉，高皆與秦觀等。古蹟名勝，不可徧觀。薄暮遂下，至松山而少憩，回思三觀，如在天上。又下，見朝陽洞，石穴幽邃。又下，見水簾洞，流水蔽巖。下至山麓，見一巨人，與之並立，翹足，伸手而不能摹其頂。古者長



狄在齊魯之間，豈其遺種與！

次早，由泰安趨曲阜。曩在山上，視泰安城如掌大，汶水一綫，環於城外，徂徠若堵，蹲於汶上。出泰安城，不見水與山也。行五十里，見大河廣闊，乃汶水也。又五十里，見崇山魏峨，乃徂徠也。相去百里，而俛視不過數武，其高可想矣。

徂徠之西，曰梁父。對峙若門。從門南出，平疇沃衍，泗



水西流。孔林在泗水南，洙水在孔林南，曲阜在洙水南，沂水在曲阜南。孔林方十餘里，其樹蔽天，其草蔽地，至聖墓有紅牆環立，牆中草樹愈密，修榦叢薄，側不容人，而景色開明，初無幽陰之氣。至聖墓產著草，碑曰：「大成至聖文宣王墓。」西偏小屋三間，顏曰：「子貢廬墓處。」東南有泗水侯墓。正南有沂國公墓。牆東南有枯木，石欄護之，子貢手植楷也，旁有楷亭。其北有註蹕亭，人君謁墓更衣之。



所。門外有洙水橋，橋南高阜一帶，闢其果南爲門，門距曲阜城可二里，道傍植柏，行列甚整，蔽日參天，皆數千年物也。入曲阜之北門，路東有復聖廟，廟前有陋巷，巷南折而西，則孔廟之東華門也。廟制如內廷宮殿，而柱以石爲之，蛟龍盤旋，乃內廷所無。至聖與諸賢，皆塑像，石刻。至聖像有三車服，禮器藏於衍聖公家，聖公入覲，不可得觀。殿南有亭，顏曰「杏壇」，古杏數株，時值三月，杏花正開。壇南



有先師手植檜，高三丈餘而無枝，文皆左紐。子貴之楷，雖不腐而色枯；此則生氣勃發焉。大門內外，豐碑無數。南有高樓，曰奎文閣。閣南門下，漢魏之碑十餘，皆額尖而有圓孔。門外有水，上作五橋，橋南有門，門外有柵，自殿庭至柵內，蒼松古柏，虬龍蟠屈，不可名狀。泰安漢柏，又不足道矣。吾於是奮然興也。夫孔子者，天所篤生以教後世者也。考其生平：三歲喪父，二十四歲喪母，晚年喪妻與子，夫哀死



而傷離，甯獨異於人哉。今觀志學一章，七十年內，日進月益，不以遇之窮而少輟其功；蓋其自待厚而所見有大焉者矣。余乃戚戚欲以身殉，何其陋也！詩有之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曲阜東南，有九龍山，其南曰馬鞍山，兩山之間，松楸茂密者，孟林也。林南爲鄒縣，縣南有孟廟，廟左有宣獻夫人祠，夫人者，孟母也。



滕縣在鄒南，地平曠，可以行「井田」。滕南有嶧山，始皇刻石其上。嶧東有陶河，過陶河，至邳州，下邳，乃子房擊秦後潛匿之所。又項籍者，下相人也，下相在邳州，昔曹操決水灌呂布於下邳，今其城在山，不可灌。予嘗徘徊其地，求下邳，下相之故城，及圮橋進履之所，而土人皆無知者。

邳南有落馬湖，黃河所溢也。湖南曰宿遷，宋人遷宿



於此。又南曰桃源，黃河之北岸也。河自出三門，走平陸，無高下阻激之所，而馳波跳沫，洶湧澎湃，其猛鷲迅疾，天性然也；南至清江浦，黃河南曲，運河北曲，兩河之間，不能一里，而運低於黃數十丈，河性衝突，設有不虞，淮揚其爲魚矣。

淮安城西有韓侯釣臺。當淮陰未遇時，忍飢釣魚城下，誰過而問之；及其雲蒸龍變，向之落魄，皆爲美談。英雄



成敗有時，若此類湮沒而不稱者，可勝道哉！

淮安南曰寶應，寶應南曰高郵。地多湖，四望皆水。高郵以南，始見田疇。江北暮春，似河北之盛夏，草長成茵，麥秀成浪，花賸餘紅，樹凝濃綠，風景固殊焉。

南至於揚州。揚州自古繁華地，當南北水陸之衝，舟車輻輳，士女遊冶，兼以鹽商聚處，僭擬無度，流俗相效，競以奢靡，此其弊也。城內無可觀。隋宮、迷樓、二十四橋之勝



蹟，今皆不存。瓊花觀內，止餘故址。城北有天甯寺，謝東山之別業也。其西偏曰杏園。余嘗寓杏園之僧舍，竹樹蒼鬱，池臺清幽，想見王、謝風流。杏園東曰虹橋，園亭羅列水次，游人棹酒船於其中。虹橋之北，則蜀岡也。歐陽文忠公建平山堂於其上。堂右，有大明寺井，昔張又新作煎茶水記，謂揚子江中，冷泉第一，惠山石泉第二，虎邱石井第三，丹陽寺井第四，揚州大明寺井第五，卽此是也。



東至於泰州。昔韓魏公知泰州，夢以手捧日者，今其州堂猶顏曰：「捧日。」

南至於瓜州。遂渡江揚子。江闊而清，含虛混碧，上下澄鮮，金焦在中，如踞鏡面。金山四面皆樓閣，環繞層累，靚妝刻飾。遠望焦山，林木青蒼。土人云：「焦山山裏寺，金山寺裏山。」惜余未上於焦，止見山；於金，止見寺而已。

過江，由小河入山，至鎮江府。鎮江古京口，四面阻山，



形格，勢禁，以臨天塹，實南北必爭之地。孫仲謀始都此，築城，名曰鐵甕，府城其遺也。

南至於丹陽，聞有練湖而未見。

淳樸。東南至常州，古延陵地，吳季子之所居。俗在三吳爲

自丹陽西見山綿亙百餘里，至無錫，曰九龍山。其南峯曰惠山。惠山之東，曰錫山。峯巒皆秀麗。登惠山，飲石泉，



清冽而甘且厚。下視無錫，羣山拱峙，衆水環流。名酒、嘉魚，菱藕之藪，樂土也。昔秦伯擇居於此。惠山之南曰夫椒，夫差敗越之所也。夫椒之南曰陽山，越敗夫差之地也。

陽山以南，羣峯列峙，巍然而葱鬱者，靈巖、穹隆、支硎、元墓，上方諸山也。靈巖之東，樹林陰翳，有秀出於樹中者，虎邱也。虎邱南六七里，蘇州城也。姑蘇控三江，跨五湖，而通海。閶門內外，居貨山積，行人水流，列肆招牌，燦若雲錦。



語其繁華，都門不逮；然俗浮靡，人誇詐，百工士庶，殫智竭
力，以爲奇技淫巧；所謂「作無益以害有益」者與！虎邱
小而奇，外望一土阜，而中有洞壑。路旁巖下有泉，曰憨泉。
泉側有石，中裂若劈，試劍石也。曲折而上，一大磐石，平鋪
數百步，「千人坐」也。四圍奇峯，峭拔若削，北關一壑，中有
清池，劍池也。劍池之西，又關一壑，窈窕幽奇，而亦有池，虎
邱石井也。劍池之東，有亭，可中亭也。亭下池上，大刻「虎



邱劍池，「顏魯公書也。又刻「生公講堂，」李陽冰篆也。登虎邱而四望，竹樹擁村，菱荷覆水，濃陰沈綠，天地皆青；然賦稅重，民不堪命焉！靈巖秀而高，上有西施洞。山巔有寺，館娃宮之故址也。門據橫石，內闕清池，殿西有巖，流泉四出，迴廊曲檻，周於巖上。又有二池焉，其清爽幽奇，令人樂而忘反。絕頂石上刻曰：「琴臺。」登琴臺，臨太湖；太湖周八百里，包衆山於其中，水清色白，長風一吹，波與山同，



七十二峯，乍隱乍現於銀濤雪浪中，滴翠，浮青，宇內奇觀也。

南出吳江，由藍溪，至浙東。嘉、杭之間，其俗善蠶，地皆種桑，家有塘以養魚，村有港以通舟，麥禾蔚然，茂於桑下，靜女提籠，兒童曬網，風致清幽，與三吳之繁華又別矣。

出藍溪，至塘棲，夾河左右，遠望皆山，西南一帶，尤高大而青蒼者，則西湖上之諸峯也。南至武林門，棹舟竟入



城中。出侯潮門，至江口，一望浩渺，大不減揚子，而色與黃河同，則錢塘江也。錢塘、西湖之勝，自幼耳熟，既見江，急欲至湖上。居人曰：「遊西湖者，陸轎而水船。」余曰：「不然。江山之觀，一入轎船，則不能見其大；且異境多在入跡罕至之處，轎與船不能到也。」因步行，登萬松山，而望西湖。一片空明，千峯紫翠，冠山爲寺，架本作亭，樓臺烟雨，綺麗清幽。向畫觀圖，恐西湖不如畫；今乃知畫不足以盡西湖。



也。過松嶺，渡長橋，南至屏。南屏之山，怪石攢列，下有古寺，所謂「南屏晚鐘」也。北曰雷峯，有塔，高而色紫，所謂「雷峯夕照」也。西曰蘇隄，從南抵北，作六橋以通舟，植梅柳於其上，所謂「蘇隄春曉」也。隄西有園亭，引湖爲沼，以蓄魚，所謂「花港觀魚」也。隄東有洲，旁有三塔，影入洲中，所謂「三潭印月」也。潭北有亭，翼然水面者，湖心亭也。亭北突起而韶秀者，孤山也。山上紫垣繚繞者，行宮也。其



東，直抵杭城者，白隄也。蘇隄縱而白隄橫，孤山介兩隄之間焉。其西有岳武穆廟，廟外鐵鑄秦檜夫婦，而其首爲人擊碎。嘗讀史至國家興亡之際，不能無疑於天也。當武穆提兵北伐，山東、河朔豪傑響應，韓常內附，兀朮外奔，使其子秦檜以暴疾假武穆以還年，復神州而返二聖，至易易耳。而顧不然。待其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易代而後，乃復祀武穆而擊檜，豈天心悔過，而假手於人以蓋前愆耶？抑天



終不悔，而人奮其力與天爭耶？人之言曰：「善惡之報，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今聞秦氏盛而岳氏式微，此又何說焉？天使不好善而惡惡，人之好惡之心，何由而生也？天之好惡，既與人同，胡爲誤於其身，復誤於其子孫，而終不悔耶？嗚呼！此其故聖人知之矣：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君子長而小人消，曰「泰」；小人長而君子消，曰「否」。運之有否泰，數也；天之所不能違也；非小人得志而害君子，則運不



成；故萬世之人心，好君子而惡小人者，天之理之常；一時之氣運，福小人而禍君子者，天之數之變。萬物之於天，猶子之於父，臣之於君也。龍逢、比干，其君不以爲忠；申生、伯奇，其父不以爲孝。孝子不敢非其親，忠臣不敢讞其君，而於天又何怨焉！廟西有坟，內有二塚，武穆王與其子雲也。坟南，亭臺臨湖結構，朱欄碧檻，與綠水紅蓮相掩映，所謂「麴院風荷」也。初，在南屏，望湖，路人指曰：「高而頂有塋



者，南高峯也。其遙與高同者，北高峯也。一茲由岳坟而西，道出北高峯下，路旁皆山。蒼松，翠柏，蔽岫連雲。林中徐步，忽見清溪，白石磷磷，落花沈澗，鳥語如簧。心中恍惚，冀有所遇。沿溪深入，見一村落，酒帘樹間，茶棚竹下。路西有坊，題曰飛來峯。坊過而西，乃見奇峯特峙，流水環周，洞在山腹，橋當洞口。度橋入洞，巖壑空幻，石骨玲瓏，乳泉滴瀝，積而成池。洞頂怪石，如古樹倒垂，雲霞橫出，孔穴貫串，八達



四通，或巨或細，或暗或明。出洞，西行，溪邊巖下，石皆奇秀，卓立林間者，往往與松竹爭長。山側有放生池，池上有冷泉亭。高峯插天，修篁蔽日，流泉清池，環亭左右。盛夏正午，冷若深秋。亭北有寺，扁曰「雲林」，未暇入也。過寺而西，小園，別墅，布置佳勝，縱目流覽，忘其路之遠近。幽林密箐，曲折其中，有時仰望不見天日，心中驚疑，不知誤入何境，欲一借問，而山深無人。林開企望，見一僧，度嶺而去。因亦



至其嶺上。天風南來，微聞鼓樂之聲。尋聲覓路，忽見一片瓦礫，屋壞牆存，土焦石黑。路聞人語云：「天竺新遭回祿。」見此，乃悟身在天竺峯也。當是時，日將暮，予見天竺寺旣已燒殘，又四圍幽壑，深林不類人境，懼其爲虎豹之窟穴，山魃木魅所往來，因返，復至飛來峯下，尋前所見村落而歇焉。次早，復至飛來峯，不入洞而登其巔。遠望旭日出海，江潮湧金，曉霧成霞，山嵐扶黛，景色變幻，林密怪奇，自疑



此身或恐飛去。昔韓世忠忤秦檜，解官攜酒，日遊西湖，建翠微亭於飛來峯上。惟斯人也，而後稱斯山也。下飛來峯，復至冷泉亭，間所謂靈隱，乃知扁「雲林」者，卽是也。時值四月八日，寺於此日齋僧，遠近僧來者甚衆，本寺住持披法衣，上堂講經。其大和尚曰帝輝，年可九十餘矣，巍然據高座，首坐二人，侍者八人，其下行列而拜跪者可三百衆，比丘與比丘尼咸在。其威儀俯仰，皆嫻謹，獨惜所講，無所



發明，卽成書而誦之，其下不必盡聞，聞者不必盡解，徒聽侍者拜云則拜，起云則起而已。嗚呼！佛法入中國千餘年矣，愚民絕其父子之天性，飲食男女之大欲，而爲僧，自宜求成佛，而佛又必不可成，不成佛，而徒自苦，奚取於爲僧。且此堂上堂下，說法聽法諸衆，非不自知照本諷誦，隨人跪起之不可以成佛；然而必爲此者，蓋有所不得已也。貧無所養，不能力作，因削髮而爲僧；而天下之愚夫愚婦，非



爲殿宇莊嚴戒律威儀以聳動之，不能發其信心而得其
布施，故此濟濟而楚楚者，名爲學佛，實爲救飢計也。井田
久廢，學校不興，被旣無田可耕，又不聞聖人之道以爲依
歸，窮而無所復入，其爲僧無足怪也。歐陽子曰：「佛法入
中國，乘吾道之廢缺而來。」韓子曰：「明先王之道以道
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則亦庶乎其可也。」飛來峯
之東南，有三天竺，再入，有中天竺，再入，爲上天竺，乃昨所



賭燒殘者，男女雜糅，猶在瓦礫場中燒香也。出天竺而南，至于忠肅公之坟，陽明先生題其門曰：「赤手挽銀河，君自大名垂宇宙。青山埋白骨，我來何處哭英雄。」於墳之南，南高峯也。峯南度一嶺而西，石壁嵯峨，下有巖洞，陶復陶穴，曰石屋。西上里許，有水樂洞，兩洞並列，一有水，而一無，從無水者入，與有水者通，其水塞洞，秤磅訇磕，而至洞口，卽入地，從不流出洞外，亦一奇也。又西上烟霞嶺。



極目皆山，幽深奇偉，更過於靈隱，天竺之間。問之人云：「此中名山，古刹甚多。屈指不能數其名，累月不能窮其境。」吾始知吾之足力不能徧至也，而遂還。次日，同年蘇耕餘，載酒船相邀，予以湖上之景，未徧觀也，與之出清波門，城下多柳，而白隄多橋，所謂「柳浪聞鶯」「斷橋殘雪」也。循白隄，復至孤山，入行宮。行宮之制甚奇，複閣重廊，周迴相通。鑿石爲基，削巖成壁。引水成池，植花成幄。橋水磴



山，至於後宮。殿在山上：含巖石於殿中，注清泉於座下。一室之中，而山水之觀畢。具左右高樓：近挹湖光，遠吞山色。如登玉霄，金闕而望十洲，三島之仙蹤也。放鶴亭在行宮東北。古梅，巨石，清雅不羣。惜亭殊巨麗，不似當日處士風流。下亭，復登舟，遶孤山之背，至昭慶寺而還。於湖中之景，不能十一，而已暮矣。予益信輜與船之不能遠到，而游西湖者未盡見西湖也。



留數日，遂渡江而東。錢塘江中，亦有兩山，彷彿金焦，遙望海門，屹然對峙。惜時非八月，不能觀大潮。渡江至蕭山。蕭山有湘湖，產蓴絲，嘉魚。旱則引湖水以溉田，潦洩於海。風景似西湖，而有用過之。

蕭山東，則山陰道上矣。千巖萬壑，大者奇偉，小者佳麗。山下皆水，大溪小港，經緯繡錯。

東至白鶴浦，有小山，舟人指曰：「禹戮防风氏之所。」



也。泛舟入山陰城，登臥龍山。出城，至鑑湖。昔明皇賜賀知章鑑湖一曲，後遂指此一曲爲鑑湖；其實蕭山、會稽山、陰三縣之水，皆鑑湖也。嘗登山而望之：三縣桑田，其平如砥，想皆滄海所變。水在其中，渟滿不流，而色清若鏡，故曰鑑湖也。由鑑湖欲游吼山，鑑湖之水無波，故舟多夜行，夢中不知泊於何處，但聞雨聲徹夜不絕，天明起視，初無雨，舟在巨潭，四圍皆山，並無來路，不知舟何以得至潭中。潭



南巖上，乳泉亂滴如簷溜。東峯有洞，水滿其中。西峯怪石超出，長垂下注，若巨象舒鼻以飲潭水。其北竹林茂密，樓閣清幽。曉夢初醒，疑非塵世。舟人語曰：「此所謂曹溪。東有洞者，獅山。西如鼻者，象山。有樓閣者，石匱先生之書院也。」登樓四望，見樓後之山尤高峻。怪石森列，有如臺者，如柱者，如首戴笠者，如巨人立者，所謂吼山也。下樓，棹舟由獅山之洞中曲折行數百步而後出，如漁郎自桃源歸。



也。吼山有空明菴，門前流水，門內清池，朱樓碧瓦，倒影池中，高巖峭壁，卓立樓後，瀑泉飛灑，常如驟雨，其奇不減曹溪也。吼山返掉，乃謁禹陵。禹陵之樓，高圓若塚，衆峯環拱，有如侍衛陵。側有菲泉。泉東有廟，廟旁有磴石亭。相傳葬禹時所用石，高五六尺，圓如柱，端有圓孔，似孔廟之漢碑。記曰：「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磴石似楹，蓋葬碑也。由禹陵至南鎮。南鎮者，會稽山也。其最高者曰鱸峯。其下



有廟，爲歷代祭告之所。自南鎮迴舟，夜泊山陰城外，月幾望矣，氣霽雲歛，月白江清，天水相涵，空明一片，人在舟中，身心朗徹，如琉璃合，恍然若有所悟。黎明，至於蘭亭。今之蘭亭，非昔之蘭亭矣。擇平地而建亭，中立大碑，御書，右軍序於其上。亭前累石成渠，以爲曲水。崎嶇跼蹐，初無遠致，且不可以流觴。左右各鑿一池，以爲是鵝池與墨池也。亭西里許，曰天章寺，而亦非舊矣。然此皆人爲之者，故有廢



興；若所謂崇山，峻嶺，清流，激湍，則依然在。蓋山陰之水不流，惟蘭渚湍急，潺潺於茂林脩竹之間，風致又別也。返城中，登叢山。下有寺，乃右軍之舊第。其南有題扇橋。山上有書院，劉念臺講學於此。予掉舟在山陰道上，三日夜，有山皆秀，無水不清，迴環往復，不辨西東。登叢山，乃瞭然。蓋紹興之西南皆山，而東北近海，吼山在東，蘭亭在西，禹陵、南鎮在其南北。有梅山，下有梅市，梅福之所居也。遠望南鎮



之西，有高於南鎮者，曰秦望。始皇帝刻石於此。又禹穴，非禹陵也。禹藏書於宛委之山，曰禹穴。又會稽有陽明洞，道書云：「第十一洞天。」而余皆未至。遊人憚於登陟，舟所可至者，至之，若高遠幽深，神聖仙靈之遺跡，則懼而不果去。抑吾在紹興，凡三望海：登下方山望海；登禹穴，登叢山，皆望海。第見茫茫沙草而已，實未嘗見水，吾猶悵然，以山海之奇未盡探也。



由紹興復返杭州，登鳳凰山，一名紫陽山，昔高宗南渡，廣杭城，包此山於苑內，以爲遊觀之所。左江右湖，登臨彷徨，致足樂也。

自杭州溯浙江，至於富陽。富陽之山，雄壯似燕、秦諸塞，而青翠過之。富陽以南，川勢漸窄，兩山對峙，一水中流，羣峯倒影，上下皆青。出槿梓關，勢漸開，遠近布列，山皆妍媚。桐君山陡立江岸，其南內拓開一平原，石壁環峙，如天



生城闕，則桐廬也。阻山臨水，居民在山水之間，瓦青牆白，纖塵不染。其清華朗潤，令人神恬。

南至鷓鴣原。山勢怪特，峯巒岔湧，密峙駢植，束江流如一綫。入原口，轉而西，則富春也。南北皆山，其中皆水，不餘寸土。兩釣臺在北山下，石峯直起而頂方，旁有子陵祠。凡釣臺左右之山，其巔皆有流泉；錦峯縹緲，上入高青；怪石崢嶸，下臨沈碧；瀑流噴薄，墮玉飛珠；澗水層波，調笙鼓。



瑟。高山流水之觀止矣。嘗憶陶隱居語云：「高峯入雲，清流見底。兩峯石壁，五色交輝。青林翠竹，四時具備。曉霧將歇，猿鳥亂啼。夕日欲頽，沈鱗競躍。實慾界之仙都，惟此地足以當之。西至於嚴州。高山四塞，大水環周。可稱天險。

南入橫溪，至於蘭谿。自杭州至蘭谿，四百餘里，岡巒綿互，雄於富陽，清於桐廬，奇於富春，秀於蘭谿。人在舟中，高視遠眺，不能坐臥；偶值偃仰，兩岸之山，次第從船窗中



過，如畫圖徐展。舟行之樂，無踰於此。

蘭谿南曰金華。川勢大開，極目平疇，遠望崇山，煙雲繚繞，摩天礙日。傳聞其上有朝真、冰壺、雙龍之洞，乃黃初平叱石成羊之所也。

西過龍游，至於衢州，凡西安道上之山，岡巒華簇，而滑瘦如削，煙嵐高潔，刻露清秀。

西南至常山。多楓桂。雲眠樹間，山橫雲上，高薄深林，



令人有小山招隱之思。

西至玉山。復登舟，至於廣信。爲江西界。山形粗猛突兀，橫互直豎，緣河羅列者，皆一石特起，方圓平直，各自爲象。

西至戈陽。有龜峯山，衆峯直起如筍。有青山頭，峯頂皆圓，有如人首，或冠，或冕，或螭，或頤，或光如僧，或鬢如妓。寺隱叢篁，泉出古洞，櫻欄芭蕉，延滿巖谷。奇險幽秀，兼而



有之。

西北至貴溪。見天然橋，一石橫兩峯之巔，下空若洞，亦奇境也。聞貴溪有鬼谷山，鬼谷子之所居。又有象山，陸子靜讀書其上，嘗曰：「雲山泉石之奇，目所未睹。」問之人而不知。知有龍虎山張真人而已。

西至安仁，地平曠。南至瑞洪，遂入鄱陽。自安仁以西，四望不見山；至瑞洪以南，四望並不見樹，短草黃沙，煙水



雲天而已。湖水甚濁，波濤皆紅。

出湖入章江，至南昌。登滕王閣。章江南來，渺瀰極目；彭蠡北匯，煙波萬頃；東望平疇，天垂野闊；連峯千里，西列屏障，所謂「西山暮雨，南浦朝雲，霞鶩齊飛，水天一色。」蓋實錄也。南昌阻風，泊舟於生米渡。次蚤，渡江，幾至不測。語曰：「安不忘危。」又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余自維揚登舟，過揚子，泛吳淞，涉錢塘，溯桐溪，經鄱陽，在舟數



月，僥倖無恙，習而安焉；設非遭此，遂安其危而忘垂堂之戒也，豈可哉！

南至於豐城。觀劍池。

西入清江，至臨江府城東有闔阜山。昔張道陵、丁令

威、葛孝先，皆居此。

西過新喻，山尤多。分宜之山清而秀，袁州之山奇而

雄



至蘆溪，乃陸走，過萍鄉，復登舟，經醴陵，出潞口，至湘江，入湖南境。右江風俗，勝於三吳，兩浙，男事耕耘，兼以商賈，女皆紡織，所出麻、絹、綿、葛、松、杉、魚、蝦、米、麥，不爲奇技淫巧，其勤儉習事，有唐、魏之風，獨好詐而健訟，則楚俗也。湘江之水，深而文，兩岸之山，秀而雅。草多茅、菅，扶疎猗靡，皆有蕙、薄、叢、蘭之致。每當「五嶺」朝霞，「三湘」夜雨，或光風轉蕙，皓月臨楓，吟離騷，九歌，招魂之句，如覩澤畔之憔悴。



悴也，如逢芰衣荷裳之芳澤也，如聞湘靈、山鬼之吟嘯悲啼也。

南至衡州。謁南嶽。凡嶽鎮，非獨形偉，其氣盛也。向登泰山，鬱鬱蔥蔥，靈光煥發。渡江以來，名山無數，神采少減焉。茲見南嶽，乃復如睹泰山。連峯爭出，高不可止；複嶺互藏，厚不可窮。石壁插青，流泉界白。氣勃如蒸，嵐深似黛。頂在雲中，有若神龍，其首不見，而爪舒鱗躍。光怪陸離，火維



地荒，天假神柄，應不誣也。衡山七十二峯，其最大者五；芙蓉、紫蓋、石廩、天柱、祝融。南嶽廟在祝融峯下，謁廟後，望五峯，其頂皆在雲中。登州南行數日，無時不矯首。古語云：「帆隨湘轉，望衡九面。」予九面望，而卒未嘗見其頂，始歎衡山之雲之難開也。

西次祁陽。見唐亭，元次山之所建。

西至於永州。自右江至衡陽，數千里間，土石多赤。一



望紅原，綠草，碧樹，丹崖，爛若繪綯。至零陵，山黑而石白，天地之氣一變。城下瀟江，北合於湘。瀟西之山皆幽奇，柳子厚多記之。

西入湘口，水愈清，兩岸之石，玲瓏奇峭，不可指數。所謂「少人而多石」其信然與！

西至於全州。爲粵西形勝之地。湘山崔嵬，高踞俯視，衆山環拱，諸水會同山下。有光孝寺，無量壽佛示寂之所。



云：肉身在塢內。予入而諦觀之，不似也。

南至於興安。有陽海山。半山有分水嶺，山脊流水，可以泛舟，至嶺而分。其北流者爲湘江；南流者爲灘江。一水而相離，故曰湘灘也。志云：「臨賀、始安、桂陽、揭陽、大庾爲五嶺。」水經注云：「湘水出零陵始安縣。」然則興安者，始安也。

予自長沙溯湘江，至永全，挽舟直上，如登峻坂。山腰



迴舟，轉入灘江，下桂林，如建瓴。源泉混混，咫尺分流，而北入北海，南入南海，其嶺之高可知矣。灘江初分，屈曲山間，別鑿一渠以通舟。秦伐南越，史錄鑿此。漢戈船將軍，出零陵，下灘水，於此置斛，斛猶閘也。諸葛武侯續修之。渠上有武侯祠，祠後有伏龍山。山石多怪，玲瓏槎枿，連峯疊嶂，皆如米顛袖中之物。伏龍以西，羣峯亂峙，四布羅列，如平沙萬幕，八門五花，江爲遊騎，縱橫其中。前有高峯，曰馬頭山，



卓立俯視，如大將秉巨纛以出令也。

南過靈川，至於桂林。粵西高大中丞，予業師也，留署中過夏。時時跨馬出遊郊坰。負郭山水之勝皆見之。城中屹立者，曰獨秀山。高數百丈。下有石室，頂通光耀。其東北曰伏波山。高峭與獨秀等。巖中懸石，下垂如柱。其西有疊彩巖。石紋華麗。巖腹有洞，冷風日夜不休，曰風洞。迎風而入，曲折崎嶇，漸覺光明，忽然開敞，身入樓閣，戶牖軒豁，欄



檻迴環，開戶一望，水天無際，山林窈冥；蓋灘江從城北來，兩岸之山，怪怪奇奇，向在舟中未盡見也。茲入洞內，黑走山腹，忽睹世界，皆成異境，舟泛銀河，人至天台，亦若是矣。城南有劉仙崖。石洞如屋，內刻張平叔贈桂林白龍洞劉真人歌，道「鉛汞」之術甚詳。城西有七星巖。上有棲霞洞。石階直下數百級，頂上石紋如波，中有鯉魚長丈餘，頭目鱗尾皆具。洞後深黑，秉炬走數百步，冷氣迫人，同行者懼。



遂偕出。聞士人道其中之景，甚怪。王荆公云：「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嘗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隨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與力，而又不隨以怠，至於幽暗昏忽，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以至焉，於人爲可譏，而在己爲有悔；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吾甚悔吾之未盡吾志，而隨人以止也。其東有龍隱洞，清流從洞中出，而入



江。江中有山，輪困若象鼻，舒江中，舟行鼻內。江岸山上有洞，直透山背，以通天光，望之，圓明如滿月。志稱：「濱江三洞，水月最佳」者是也。茲行也，在桂林之日爲久，獠、苗、土獠、蚺蛇、山羊、錦雞、孔雀、黑白之猿、荔枝、佛手之樹、黃皮、白蠟之林；芭蕉之心，長大如椽；天雨之花，其紅射日，可謂見所未見。獨其俗兇悍褊小，嗜利好殺，天地之靈，鍾於物而不鍾於人，何哉？予以六月初旬至桂林；七月暑退，登舟返



棹。曩之至也，雲峯吐火，稻穗湧波，荷蕊綻紅，江流漲綠；暑中偃仰，曾幾何時，而稻禾全刈，木葉半黃，雲白，天品涼風，蕭瑟；回思江南暮春，鶯飛，草長；西湖梅雨，花落鳥啼；有如隔世。王右軍云：「向之所欣，俯仰之間，已爲陳迹。」豈其然矣？

過全州，復入湘。山寺有匾，曰「再來人。」予嗒然而笑。夫佛再出世，猶吾再入寺也，而何怪焉。



過衡州。登合江亭。湘水南來，蒸水北至，兩江合處，一
峯特起，曰石鼓山。上有武侯祠。向讀韓詩，註云：「合江亭
旁，有朱陵洞。」登其上而不見，返舟問榜人云：「洞在亭
下，當事者封其路，遊人往往不得至焉。」在舟又望南嶽，
霧隱，雲封，終不能見其頂。江山之於人，如友或不期而遇，
或千里相訪而不值，何哉？

北至於湘潭。有昭山。昭王南征至此。



北至於長沙。城東有雲母山。列仙傳云：「星沙、雲母，服之長生」者也。城北曰羅洋山。城南曰妙高峯。湘江在城西。水西有嶽麓山。志曰：「衡山七十二峯，迴鴈爲首，嶽麓爲足」是也。其巔有道鄉臺。昔鄒志完謫長沙，守臣溫益逐之，雨夜渡湘，宿於此，後張敬夫爲之築臺，朱子題曰：「道鄉」。道鄉者，志完之別號也。聞志完初謫時，涕泣，其友怒曰：「使志完居京師，得寒疾，不汗，五日死矣，獨嶺南



能死人哉？」由今觀之，向與志完同時在京師者，皆已湮沒，而志完以謫，特傳，亦可以知所處矣。道鄉臺下有嶽麓寺碑，李北海所書也。凡地之美惡，視乎其人，不擇地而安之，皆可安也。予過「五嶺」，泛「三湘」，望九疑，歷百越，皆古遷客，騷人痛哭流涕之所入而游焉。瘴花善紅，蠻鳥能語，水清石怪，皆有會心。比及長沙，山林雅曠，水土平良，已如更始餘民，復睹司隸雍容。賈太傅乃不自克，而抑鬱以



死。語云：「少不更事。」太傅有焉。

北過橘州。昔范質夫南謫，夫人每罵章惇，過橘州，舟覆，公自負夫人以出，徐曰：「此亦章惇爲之耶？」予性褊，服膺范公以自廣，今過其地，想見其爲人。

北至於湘陰。有黃陵廟，二妃之所溺也。其東有汨羅江，屈子之所沈也。過黃陵，入洞庭，浩浩蕩蕩，四無涯涘。晚見紅日，落於水內。次早，見炬火，然灼水面，漸望漸高，乃明。



星也。吾遊行天下，山吾皆以爲卑；水吾皆以爲狹。非果卑與狹也，目能窮其所至，則小之矣。物何大，何小；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莫不小。蘇子瞻曰：「覆杯水於地，芥浮於水，蟻附於芥，茫然不知其所濟；少焉，水涸，蟻即徑去，見其類，出涕曰：『幾不復與子相見。』」豈知俯仰之間，有方軌八達之路乎。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猶杯水也；舟猶芥也；人猶蟻也。吾烏知蟻之附芥，不



以爲是乘桴浮海耶！其水涸而去，不以爲是海變桑田耶！四海雖廣，應亦有涯；目力不至，則望洋而歎；因所大而大之耳。」今在洞庭，吾目力窮焉，卽以洞庭爲吾之海，可也。自湘陰泊於磊石，又泊於鹿角，又泊於井岡，皆在湖中。時近中秋，天朗氣清，所謂「長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靜影沈璧」者，吾見之焉。

北至巴陵。岳陽樓在巴城上，而今不存矣。予登其址



而望焉：見君山秀出。其東曰扁山，又東曰九龜山，皆在湖中。城南曰白鶴山。其側有天岳嶺，上有呂仙亭，亭前有岳武穆廟。昔武穆尅期八日平楊么於洞庭，居人德而祀之。廟貌巍然，據湖山之勝。夫岳陽爲純陽三過之所，宋滕子京重修之，范文正公作記，蘇子美書，邵竦篆額。當其盛時，仙靈之所往來，賢士大夫所歌詠，今皆爲荒榛，蔓草，頽垣，文墨之士無論矣。純陽有仙術，亦不能留其所愛；武穆蹇



蹇，雉罹於羅，徒以忠義之性，結於人心，而遺蹟獨存。然則人之不死，固自有道矣。在巴陵阻風五日，所謂「陰風怒號，濁浪排空，薄暮冥冥，虎嘯猿啼」者，吾又見之焉。

北出涇河口，入岷江。西北一望，荆襄漢沔沃野千里，似燕趙兩河之間，洋洋乎大國之風也。江南岸爲臨湘、嘉魚、蒲圻之境。連延皆山。赤壁在嘉魚，雄峙江澚。其上有祭風臺。昔蘇子瞻賦赤壁於黃州，武昌之下游也。考之史云：



「劉備居樊口，進兵逆操，遇於赤壁。」則當在武昌上游。又，「操敗後，走華容。」今嘉魚與華容近，而黃州絕遠。然則周郎赤壁，斷在嘉魚無疑也。

北至荊口，兩山對峙，東曰驚磯，西曰大軍。驚磯有達摩亭，乃折葦渡江之所。北曰沔口，沔水，又名滄浪，靈均漁父於此。沔口之北，西曰漢口，漢陽府也。東曰夏口，武昌府也。塘山爲城，塹江爲池。武昌城內包三山，漢陽城內有兩



湖。黃鶴樓與晴川閣，距兩城之上，相望也。漢陽城外有大別山，下有鎖穴，乃孫吳鎖江之處。予嘗登大別之巔，以望「三楚」！荆、衡連鎮，江、漢朝宗；遠水動蜀，高樹浮秦；水陸之衝，舟車輻輳，百貨所聚，商賈雲屯。其山川之雄壯，民物之繁華，南北兩京而外，無過於此。然沱、潛、漢、沔之間，瀟、湘、沅、澧之際，江漂湖匯，民多水患，盜賊乘之，楚俗慄慄，鮮思積聚，山藪水洳，流民鳩處，其人率皆窳龐雜而難治，亦可



慮也。

北入孝感應山。山接九宗，澤連雲夢，峯高野闊，氣勢
沈雄。

北出武勝關。崇山峻嶺，連延千里。右列方城，左擁穆
陵。所謂冥阨之塞。淮南子云：山有九塞，此其一也。

北至於信陽。信陽，古申國，東鄰息。申息者，楚之北門
也。又東鄰蔡，昔桓公侵蔡，蔡潰，遂伐楚，非上策也。由蔡至



郢，崇山大小，不可勝計，所謂「方城爲城，漢水爲池，無所用衆」非虛語也。能伐楚者，莫如秦。出武關，下漢川，則撤荆、襄之藩籬；出三峽，下夷陵，則扼鄂、岳之要害。故秦并六國，亦地勢然也。

北過確山，至遂平。有楂枒山。唐李觀及吳元濟戰於此。

北至西平。有滙水。昔光武敗王尋於昆陽，多殺士卒，



澧水不流，卽此也。

北至於葉縣爲沈諸梁之封邑。其北有黃城山。下有沮、溺故里，子路問津處也。

北渡汝水，至襄城。其南有首山。汝、蔡、潁、許之際，平疇沃衍，而首山雄峙其中。史稱天下名山八，三在夷狄，五在中國，皆黃帝嘗所遊，首山其一也。昔黃帝問道於崆峒，遂游襄城，登具茨，訪大隗。崆峒在郟鄏，而具茨在新鄭，與首



山相望也。襄城，鄭汜地。周襄王出居於此。

西至禹州，大禹之封邑。

北至告城。古陽城地也。臨潁水，面箕山，負嵩嶽，左成
皋，右伊闕，崇山四塞，清流潏洄。其高平處，有周公測影臺，
巨石屹立，高可七尺，下方五尺，上方三尺。周禮大司徒：
「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日南影短，日北
影長，日至之影尺有五寸。」卽此也。



北至登封。介嵩山、太少二室之間。太室之巔，櫛比若城垣。少室之峯，直起若臺觀。雖無岱宗、衡華之高奇，而氣象雍容，神彩秀朗，有如王者。宅中居正，端冕垂紳，以朝萬國，不大聲色，而德意自遠。中嶽廟在太室之南，少林寺在少室之北。羣峯圍繞，界隔塵寰，水石清幽，靈區獨闢。時值深秋，白雲紅葉，翠柏黃花，點綴巖岫，天然圖畫。岳陽黃鶴，極江湖之浩渺；靈隱、少林，盡山岳之奇麗。睡常入夢，醒猶



在目，非筆舌所能傳也。在寺中問達摩遺蹟。僧云：「寺西四五里，深山之中，有古石洞，乃九年面壁之處。至今洞中猶有達摩影。」而予未之見也。

出嵩山，渡洛水，至偃師。道中見田橫、許遠之墓。北有緱山，子晉升仙之所也。北上北邙，望見洛陽。昔孟堅兩都平子二京諸賦，道洛陽之形勝甚悉，而予未暇觀，至今猶耿耿焉。



由孟津渡河，至孟縣。孟縣者，河陽也。周襄王狩於此。北渡沁水，上太行。太行之上，首起河內，尾抵薊，遼碣石、恆山、析城、王屋，皆太行也。修坂造雲，崇崗礙日。路皆青石，鏡光油滑。實天下之至險。登太行而四望，九州之區，可以歷指：秦、晉、蔽山，吳、越阻水，青、齊負海，燕、趙沿邊，中原平土，正在三河。周、魯、宋、衛、陳、鄭、蔡、許、鄧、宿、杞、邾、沈、虞、邢、魏、春秋所書諸國，以及夏、殷、東漢、北宋、五代、梁、唐之故都，皆在



於此。總挽九州，闡闔華夏，土田肥美，物產茂實，所謂天下之中也。地之腹也，陰陽之所會，風雨之所和也。過太行而北，則吾山西境矣。

總而計之：天下大勢，水歸二漕，山分三榦。河出崑崙，江源岷蜀，始於西極，入於東溟。大河以北，水皆南流；大江以南，水皆北注。漢南入江，淮北入河，雖名四瀆，猶之二也。太行九邊，西接玉門，東抵朝鮮，是爲北幹。五嶺衡巫，西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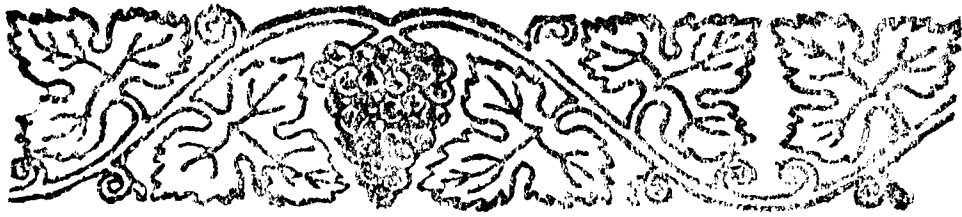
峨嵋，東抵會稽，是爲南幹。岷、嶓、華、嵩，是爲中幹。岱宗特起，不與嵩連，亦中幹也。北方水位，故燕、秦、三晉之山色黑，而陂陀若波。東方木也，故齊、魯、吳、越之山色青，而森秀若林。楚南、閩、粵，峯尖而土赤；粵西、黔、蜀，石白而形方。天有五行，五方應之。江性寬緩，河流湍急，焦白，鄱紅，洞庭澄清，其大較也。斯行也，四海濱其三，九州歷其七，五嶽睹其四，四瀆見其全，帝王之所都，聖賢之所處，通都大邑，民物之所聚，



山川險塞英雄之所爭，古蹟名勝文人學士之所歌詠，多見之焉；獨所謂魁奇磊落潛修獨行之士，或伏處山巔水湄，溷迹漁樵負販之中，而予概未之見；豈造物者未之生耶？抑吾未之遇耶？抑雖遇之而不識耶？吾憾焉。然苟吾心之善取，則於山見仁者之靜，於水見智者之動，其突兀洶湧，如睹勇士之叱咤，其淪漣娟秀，睹如淑人君子之溫文也，然則謂吾日遇其人焉，可也。抑又思之：天地之化，陰陽



而已。獨陰不生，獨陽不成。故大漠之北不毛，而交廣以南多水，文明發生，獨此震旦之區而已。北走胡而南走越，三月而可至崑崙，至東海，半年之程耳。由此言之，大塊亦甚小也。吾以二月出都，河北之地，草芽未生，至吳而花開，至越而花落，入楚而栽秧，至粵而食稻，粵西返棹，秋老天高，至河南而木葉盡脫，歸山右而雨雪載塗，轉盼之間，四序環周。由此言之，古今亦甚暫也。心不自得，而求適於外，故



風景勝而生樂；性不自定，而寄生於形，故時物過而生悲。樂甯有幾，而悲無窮期焉。吾疑吾之自立於天地者，無具也。宋景濂曰：「古之人如曾參、原憲，終身陋室，蓬蒿沒戶，而志意充然，有若囊括於天地者，何也？毋亦有得於山水之外者乎？」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老子曰：「不出戶，知天下。」非虛言也。爲地所囿，斯山川有畛域；爲形所拘，斯見聞有阻礙。果其心與物化，而性與天通，則天地



之所以高深，人物之所以榮悴，山河之所以流峙，有若燭照而數計焉。生風雲於胸臆，呈海嶽於窗几；不必耳接之，而後聞，目觸之而後見也。然則自茲以往，吾可以不遊矣；然而吾乃無時不遊也已。



南
遊
記

不 准 複 製

南 遊 記

一册定價大洋四角

原 著 者 孫 嘉 淦

出 版 者 文 藝 小 叢 書 社

發 行 者 廣 益 書 局

上海棋盤街
上海福州路

一九三三年三月再版

文藝小叢書第一輯總目 (全十二册定價五元)

涇縣 胡韞玉 胡懷琛 二先生 主編

本事詩	唐孟客原著	一册四角
唐人傳奇選	胡樸安胡寄塵選 ..	一册四角
倦雲憶語	程善之原著	一册五角
子夜歌	胡樸安胡寄塵輯 ..	一册四角
漱玉詞	宋李清照原著	一册五角
斷腸詞	宋朱淑真原著	一册四角
蘭閨清課	胡寄塵原選	一册三角
南遊記	清孫嘉淦原著	一册四角
香蕪集	唐韓渥原著	一册四角
小詩選	秋雪選	一册六角
人生之歸有光	胡寄塵著	一册五角
及其他	胡樸安選	一册二角

描寫人片生

胡十 筋拍

